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七

武帝下

音紀

御製

太康二年正月朔帝祀萬郊禮畢帝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是對曰桓靈帝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及也

御製

晉帝并圓立之祀於北郊是陽從陰夫從婦非小失也莫有議者既行夏正而以正月之吉有事於南郊何禮也武帝比方之問其可知矣無亦謂天下分析之久至已極後混一欲以光武自況與毅宜對曰陛下武功既顯克廣前烈掩迹曹魏而遠紹漢家矣然儲嗣常才公輔近局諸王地大而法制不修風俗奢頽而禮度未立自宜皇皇文經營四方數十年來所用多權謀策略之人陛下當憂其深

思眾建賢德使之損益大政為國遠圖而平吳已還志意
驕侈不遜聲色異乎成湯警戒無虞未同舜帝臣恐禍發
所忽安而易危此宜聖慮所當留意者如此庶乎足以警
帝矣而顧舉賣官畜錢一事豈能有所規益哉

賈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不可掩也充薨博士秦
秀議曰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

人為善者心也為惡者亦心也心有二乎曰一而二而
一者也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自其為惡言之則從危
而蔽其微故一而二也自其為善言之則造微而平其危故二
而一也是以君子貴克己焉彼小人為不善非以不善之
誠善也為善而不獲利為惡而獲利則舍善而之惡不亦
自克而已矣己已不能自克而之惡矣又惡人之為善也

惡善道也惡為之者之或勝為己之不利也始之以利終
之以利於是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其惟微之
心則未嘗亡也何以見其未嘗亡也以賈充觀之則信矣
考充平生無一善可稱弒高貴卿公出齊王收納女東宮
以覆晉祚初論吳必不可取及吳平則又遽請封禪其兇
邪佞諂如此所謂人臣之大蠹晉國之巨蠹也幸而死於
牖下乃以謚傳為憂是其心亦知平生之非常不自憚官
雖貴年雖壽而義氣不充終身有餒則其服蟬衮位上公
惴惴焉猶穿窬之慮敗獲也又曷若為善之榮且泰哉且
充身荷寵祿二十餘年豈非命歟循義而行聽命所制必
無宜貴而賤宜富而貧之理然則其為不善殆亦徒然不
能易已定之命也是故君子力於為善順受其正斯已矣

充自憂謚傳其傳終不能弭弒逆誦邪之行其謚終不能
逃昏亂紀度之評賈模所言是也帝雖違衆行私更謚曰
武然至今垂千年未有號何曾曰何孝公者亦未有號賈
充曰賈武公者是是非非之本心豈可以勢力而移奪哉
堯舜之言民到今誦之中理故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等惡之言於帝曰陛下詔諸王之國
齊王攸獨留京師可乎百僚內外心皆歸之陛下萬歲後太
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
矣帝以爲然

甚哉小人之善譏也以無爲有以是爲非則聽者或覺矣
齊王攸賢德冠朝衆所歡歎無間喪者荀勗等知遣之就
國舉朝必以爲不可也以此言其得衆心危太子則安得

而不信哉武帝蓋亦追記先帝先后臨終之言豈私
而與朝臣比周哉要之武帝闇而不明自初信愛賈充荀
勗之徒而意思其弟故背文昭之託不以爲難處友于之
義不以爲難而三譏所諧如水入水也夫譏人何世無之
惟來譏賊之口自敗其事而不悟者爲可歎耳

杜預卒

晉之平吳始於羊叔子終於杜元凱敢問二子誰賢曰預
以才枯以德固自有次第矣其尤不逮者祐無貪榮固位
之心預則有矣或曰何以辨之曰祐每拜官辭多受少至
心素著每見伸於分列之外又不附結中朝權貴以取馮
綰荀勗之節而節不爲之變也預在襄陽數行餉遺或問
其故曰吾不求益但恐作害耳嗚呼預熟於左氏傳善周

兵矣而不聞郤鼎衛俘垂棘之璧屈產之乘河外之五城
東鄙之三十邑紀獻玉磬幣錦如璫及晉卿始禍樂祁見
執蔡侯從吳昭公弗納之事皆以寵賂公行保邪廢正敗
其國家是徒取孟獻子謀不免之一言而忽叔孫豹衛社
稷之正道昔人稱元凱傳癖夫學春秋而不知義利之分
其癖深矣

齊王攸薨上哭之慟馮純曰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
收淚而止

齊王攸自賈充之壻也充何為惡之如是使純嘗曰充
以高貴鄉公安在二人成隙純當除名而攸左左一
於禮律未有違者詔從攸議而二荀馮純則以巧
攸所惡也荀馮既媚奉賈充充又不悅於攸

獻立德之言而充不答雖然水流濕火就燥齊王君
充等小人也各以其類宜其不合也攸既死讒夫可以已
矣武帝慟哭發於中情又為馮純所抑為之收淚間絕天
性止繫一言詩三千篇存者十之一而采苓青蠅巷伯
言何人斯十月之交之作聖人皆存而不削予以見雖大
聖人量如天地亦惡讒人之為害也

太廟毀陷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其工役築作必不苟於久而
固也春秋書太室壞君子曰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則
無環道也而壞是不謹於宗廟未嘗省其傾之當支也
所以志文公之憂情而示之哀自是始矣晉主廟雖曰因
魏故廟然非有明人法書之惠則無所道也而用其

止如魯廟之壞而已也其亡也乎國之大祀莫大於宗廟宗廟無故而廢於地中天之徵戒亦遠矣人君宜素服哭臨責已修德大臣宜為國長慮革弊修政而皆無聞焉廟陷凡十有九月然後新廟成于以見武帝之昏荒而晉之亡自是決矣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食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星隕如雨地

晉自平吳之後至此九年矣中國四垂幸無風塵之變而公卿大臣亦無經遠之謀偷安目前贊稱太平是其常也去年日食廟陷是歲史之所書者災異五事而已武帝亦可少思其故戒懼以圖之而寂無聞焉帝舜君臣相戒曰勅天之命屢省乃成于以見武帝之心益荒而晉室之亂

亡漸矣

帝知太子不肖而將皇孫通明意故無廢立之意

記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未知之者君子猶責其當知也况知不才矣而恃孫明慧乃付神器與愚暗之子而不疑嗚呼何其不智歟書云一日二日萬幾幾者微也危也謂禍亂之端常人易之者聖人不敢忽也而况太子愚暗事有大於此者乎而使之嗣世待孫子長年以善其後不知一二十年之間危微之事凡幾端矣此人謀未盡不可歸之天者也是故帝纔是駕禍亂並作若慮之於早精選賢哲夾輔皇孫而授以位其庶幾乎

上疾篤未有顧命獨侍中楊駿侍疾因執改易要近構其心腹帝小間知之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令中書作詔以汝

南王亮輔政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領之入主無內外之患宴安荒忽不知疾之遽侵死之俄及身後大計遂至鹵莽處畫而不能如志抱恨以沒者多矣中庸曰事豫則立前定則不困武帝是時不無良臣衛瓘和洽劉頌何攀傅咸之徒皆在朝列賢於揚駿遠其舉而加諸上位使參斷國論共輔幼主亦不至倉卒之間為人藏去詔板易置心腹而口喑目瞠無如之何也故委之天命者必先盡人事焉

惠帝

晉紀

賈后為太子妃也有憾於楊皇后及帝即位賈后不以婦道事之又欲預政為太傅楊駿所抑駿揚后之父也賈后密詔

楚王瑋淮南王允誅駿二王來朝誣駿謀反發兵討之六國圍第太后題帛射城外曰救太傅若有賞駿既誅賈后與驛奏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帛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宜廢為庶人張華曰太后非得罪先帝公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服皇太后之號稱武皇后以全終始之恩苟愷等曰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廢詣金墉城於是有人請如愷議廢為庶人詔可

按羣公有司所奏張華所議徑以太后圖危社稷不母於聖世方是時討楊駿者滿親王將殿中兵而出駿既切無逆謀至是又未嘗有一戈指關坐受攻討覺迫而死太后以父之故射帛于外以折兇耳不知何名為圖危社稷不母於聖世乎及有司再請廢后為庶人詔旨重可棄不復

老莊之學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而中不復有誠信為之主故欲掃除弊迹以趨乎本真而矯枉太過立言有失玄虛幽眇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略禮法忽喪實德浮游波蕩其為世害更甚於文之滅實也故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物有形者也事有迹者也理則無形迹可窺而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揆者也無形迹曰窺謂之有不可也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揆謂之無不可也何晏之論見於無迹以虛空為宗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迹以形器為執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也誠知理矣宜有則有無則強之使無宜無則無烏能強之使有形豈森列不足為空虛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為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為而

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之功未嘗有擾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時政在羣下貨賂公行魯叢作錢神論以譏之

觀世之治亂其道固多然上下清廉則必與治同道之時也貨賂公行則必與亂同事之世也何也上下清廉喻於義者用也貨賂公行喻於利者進也喻者曉解之言也隨所曉解而發於其心行所曉解而施於其政治亂之分豈不判然如涇渭之易見哉

賈后欲廢太子劉下詔羣臣曰曷官精兵萬人若得公命皇太子錄尚書事廢后于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是無君父而以不孝令天下也雖成猶不免罪况未必乎

以事之形迹論之舉東宮兵廢皇后是五刑莫大之罪也

以理之輕重斷之國本將搖大臣計安宗廟廢孽后以全
儲君是三綱不紊之功也昔周惠王以愛欲易太子齊小
白糾合諸侯會盟于首止以定襄王之位孔子稱之曰一
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夫父欲易子聖人猶以大義裁
之而取管仲以著齊侯之功况賈氏淫虐無道親弑其姑
又誘脅太子致于有過乃因以為罪而欲廢之張華為國
大臣大臣定國大事莫大於太子之廢立矣徧召公
卿大會殿庭密飭衛兵嚴為防守建白中官弑姑害子危
及宗社請行廢黜以安國家不崇朝而禍亂息矣乃拘於
小義以失大幾本華之心倚后自固而不知理所不可勢
安足憑卒之屈於張林之言無以自解其有以取之哉
太康元年三月尉氏兩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

張華子遵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天道固遠使初無變動或偶有小小者焉猶可以緩敬懼
之心乃一月之中大異四見亦既迫矣而尚曰天道遠何
張華之愚哉華以博物名能辨龍肉鮓蛇化雉臨平石鼓
豐城寶劍然上則不識天象下則不悟人理何用博物為
哉以愚觀之華蓋惑人爾以文學才請早得時名及致位
公台耽於榮貴密結曹芳以圖專橫後諫廢儲以廢公者
意欲優游卒歲而不知禍之至此也幽死之言自謂中心
如丹而史亦稱其盡忠管寧世之相家可勝道耶是故
子務知其遠者大者者博物如張茂先至神如何乎亦
無救殺身之禍也

趙王倫孫秀矯詔殺長叔有案為無人焉死于金墉城之

凡誅討逆亂之人必有詞無詞可奉則逆亂之人心未必服趙王倫既專國政當請于上播告名修禮樂庶幾感皇太后無婦之道謹教皇太子無母之儀稱亂國家法惡著天地所弃祖宗所絕其以大義勸民而自初逆始其甲捨讓舍屈賈氏之心又足以發動民而自初逆始其甲捨讓舍矯制之言不復有詔書者其意大事故以亂易亂不能與於此亦可快矣

趙王倫逼帝禪位尊帝為太上皇帝封拜羣下不可勝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

聖事當義則人心服眾庶之情雖利焉趨然上之人自爭大利而以小利悅之則亦不能悅矣楊駿初秉大權中外皆皆增位一等二千石以上封關內侯以求媚於眾

也而何攀非之及駿被攻圍無益於馬既之迷司馬光誅駿功侯者千餘人所以收眾心也而傳咸非之及是後攻圍無救於登牆之呼是皆十數年間耳目所接者可以為鑒戒矣趙王倫雖能討除賈后而意在篡奪取之不義又欲以官爵牢籠中外府庫不足以供賜予鑄印不足以給封侯曾未旬時義兵雲集金墉賜盡其誰哀之是故由義而動動合人心則不待捐爵賞散金帛而事自定矣南陽宗室起誅王莽山東豪傑入討董卓未嘗以利誘人人自從之則天下之大情可見矣

齊王同約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常山王乂新野公歆共討趙王倫移檄郡縣遠近響應倫懼逆帝復位帝下詔賜倫死以同為大司徒穎為大將軍並賜九錫顥為大尉乂為大將軍

歆進爵為王歆說回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勳宜留之輔政盧志謂穎曰今大王與齊王同輔政兩雄不俱立宜力求還委重齊王以收人望穎從之回既得志驕奢擅權殺戮名士中外失望輿歸於穎於是顯表回罪狀約穎歆又及范陽王虓同討之又在京師即將百餘人馳入宮奉夫子女攻回城中大戰三日回敗夷三族

回以賢王之子糾率諸侯入討篡逆迎帝復位臣子之義得矣即當請帝下詔散遣外兵歸重成都留輔大政已為之副選建賢材更董弊事辭避榮寵居以謙降顯歆虓又之師何名而起哉倫秀甫誅臺省府衛尚爾空闕戰死之士未加收卹遽受九錫以宣景文武為比標示爭端於是盧志獻謀使成都委權而去以惡相稔猶且未悟方欲父

專大政驕奢荒宴選舉不公任用賢才遠在蜀中誅仗義之功反成罪孽以數十萬眾為百餘人所禽遂使獻王國絕不祀良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故也惜哉

時荆部守宰多闕詔劉弘補選弘叙功銓德隨才受任人服其當表皮初襄陽太守朝廷更用弘壻夏侯陟弘曰治一國者當以一國為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壻哉乃言陟姻親不得相監皮初有功宜見酬報詔從之弘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

荆州遭張昌寇亂之後自偏心小智不心事要者當之施置搶攘未易定也劉弘受詔來為都督歷時未久而公私給足百姓愛悅何効之速歟詳考其事亦纔四言而已曰叙功銓德曰隨才受任曰勸課農桑曰寬刑省賦此所謂

平平之談非有奇謀異策者也至於表皮初之勞効抑夏
侯陟之私親行以至公表正巡屬推此以往雖相國可也詩
不云乎瑣瑣姻婭則無膺仕為己當權可以擅休戚人於
是凡為族黨者靡不賢材或官或封罔有遺逸如周之尹
氏詩人所刺亦異乎劉弘之志矣
以越守尚書令

八王擾擾非有庠翊晉室之忠也倫既謀篡允遂圖之允
未及舉為虔所殺而同召穎顥合兵同起又遂誅同越尋
除又四年之間八存其三而相圖未已欲敵我者少則我
可立然不知多足之虫次第去之至于不足則不能行矣
越復討穎顥自不振越又討顥顥亦不支穎顥皆死越專
朝政前後七年而無經濟之略凡所辟置皆清談不事事

縱酒殖貨胡

二天八王

虞同賢於穎顥允又賢於同越賢於此其人也
七王既滅太弟孤弱越勢可以自立矣而未取此其所以
為差賢耳然匡國無狀莫救覆亡初心非忠才又不足皆
晉室之罪人也

劉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或敗則曰老
子之罪人咸感悅辛冉為弘語縱橫之事弘怒斬之

有過歸於己者有善必推於人也有失推於人者有善必
歸於己也此人心公私廣狹之辨而人心服與不服之分
也故或在上或在下不矜不伐而人莫能與之爭大禹顏
回之所以同道也夫善出於我謂我有善亦何不可此行
一形人見其自私而狹隘也則不告以善不肯與之同為

善矣况於善非我出掠以歸我小美則妬人之美大功則貪天之功排羣衆而自賢掩智能而獨出始則巍然竊取富貴終則壞木疾用無枝古往如是者豈一人而已哉劉荊州無乃聞孔明之風而興起者耶至於怒斬辛冉尤為忠卓方承平時君臣分定雖英雄豪傑不敢萌窺覲之心及世亂離上下紛擾雖狙黠螳勇亦且有飛揚之念晉室而既卑矣弘內則調和諸王勿以職競冀消戎狄之變外則綏寧江漢威行南服不失臣子之節方諸權勢既隆漸生異意媚之者大心不已僭言無章已則欣然受之加以官爵風示羣諂而忘其上浸之可嫌也如恭卓之徒賊亂之事亦異乎劉弘之志矣

陶侃以運甓為戰艦或以為不可侃曰用官甓擊官賊何為不可

智者因事以就功大抵如士行所為也若尚法之世未論其破賊之功先治其以運甓為戰艦之罪矣當時已有謂其不可者齷齪之士物類皆然世無之故謝太傅稱陶公用法得法外意此類是也雖然任人而不任法其弊至於各任其法而無守任法而不任人其弊至於君子不得行其學中人固帶姦人侮文其害彌甚均之二失寧於任人但慎擇賢材以為大吏而法貴簡要去其煩苛使人易曉而易行則兩得之矣

帝食麪中毒而崩

古帝王以故崩未有不知其人者獨惠帝中毒崩而不知其人以愚觀之羊后無他立之意太弟無欲速之心後庭

無爭寵之讎近侍無矯虔之東諸王交關各已奉編楚中
之毒其誰致之大臣當大事事莫大於君見弑而賊不討
也然則舍太傅越無所歸獄矣

懷帝

晉紀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鎮

晉惠中葉王室而既卑矣懷帝初立權在太傅等各竭妖
蟠據趙魏琅琊王睿保有江南獨青徐兗豫僅屬晉耳而
劉石方且經營焉夏屋已傾狂瀾既倒若聖若馳驚未知
濟否然帝稍親庶務越已不堪委去朝廷自便藩服不念
國事終將如何亦可謂愚暗不才之甚矣而史稱帝親覽
大政者又何政耶夫政與事殊猶之網焉其網政也其目
事也竊恐帝之所親覽者特簿書名數之末爾儻欲收斂

大柄正君臣之分強中國之威行其政刑削平恃勢
政也其果能乎

琅琊王睿頗以酒廢事主導以為言嘗曰勝慶之京不復飲
酒之能亡身喪家敗國古訓審矣禹惡旨者周公戒羣飲
羣飲者孔子戒困者亂者聖人無是也以教人耳人能止
酒者非以病以喪以怨以異端之禁則否也士而能止者
以荒思廢業也則既賢矣未聞人主能飲而不飲也能飲
而不飲惟晉元為然不嗜飲不能飲而不飲未足貴也能
飲者之於酒其未多飲者之於色也而况人君口備味耳
備聲體備遊逸情備嬖凡可以佐佑觴爵者無所不備
於是焉抑制而不飲以終其身非立志堅確期於有成就
能如此晉元名論不高人心未附始初違國事以酒廢聞

王導一言銘心自克其終濟大業百有餘年不亦宜乎
司徒王衍建言時方危亂當賴方伯之助用弟澄刺荊州族
弟敦刺青州語之曰江漢之間負海之險卿二人分處而吾
居中足為三窟矣

為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易拘之陳
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
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後世宗師釋氏者其
弊又甚於清談焉其發源之差別亦相類耳衍果忠於國
者當東床幽廢之時申明大義以救止之而喋無一語
為三公所歷變亂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策古言臨危
窟規脫禍敗既不得免尚自飾高情為談論然此亦
勸直言所折遂無以對死於排墻之下當知墻之為

窟為虛也豈深世後之八哉
初太傅越與荀晞親善司馬潘滔說越曰兖州衝要魏武以
之創業晞非純臣久處之必生患若遷于青州足其名號晞
必悅公自取兖州藩衛本朝此為之於未亂者也越從之由
是與晞有隙

元超四旁無援偶與荀道將有故是宜憂也荀道好與王
室乃信讒言而徙奪其地於是劉漢繼繼者皆不勝其
之勢窘蹙四合如束薪然卒困於晞晞亦不能殺
之越則自取也且身執國命又據甲兵天下之勢固有其
四誠能收合奇才內任人用機變者有以也
王彌亦安能遠傾晉室也乃其後漢書云
天下之事夫觀武惟初無天土也其末也其要以上根

本使其早有王允董卓之權則必國長安以
之未亡惟越是賴越之未敗惟時是所賴也夫
則晉亡潘滔亦可謂利口覆邦之人哉
漢安昌王盛少不好讀書惟讀史記論衡行此及矣安
用多讀而不行

孝經一書明百行之首要矣然其書也曹子
問孝於仲尼仲尼語之曹子退而思之其意
類而成書也若使曹子自為則其書必庸不若
是其整整也夫劉盛傳教人耳所傳也豈可輕
哉盛又知行之為要言之無益與中國重師
師講誦談說而不能行者一何遠哉雖然盛亦未知行之
要也論語弟子有書諸紳者有請事斯語者有願聞一

言可以終身者今欲與論語二十篇盡行之志則是矣言
則美矣吾知其汗漫多愛而無入德之門統道之宗也
揚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怒馥
不先白已召之馥不肯行

權臣擅命未嘗不惡人之上事於君而不以語已以霍光
之忠尚不免此又况其凡乎原其初心恐主聞已過而已
行之既久凡天下之利病生民之休戚皆不得上聞至其
甚也則危殆禍患之切其身者人亦不以告俱歸於亡而
後已故賢者諫君廣君聰明則亦求人諫已不欲蔽欺情
志交通無所不塞是謂泰也反是是謂否也不言泰之分通
塞而已通塞之幾用君子小人而已

琅琊王睿攻周馥於壽春馥奔濟而死

建國家而以私意行事不足服人心矣周禮請遷都紂寇
難方而重臣直奏君父何罪乎而司馬越怒其不先白已
徼之馥不肯行非拒詔也琅琊何怒而攻之且當時不臣
帝室而可怒當攻者獨無在馥之右耶良以嘗得鎮建康
出東海之意而馥得罪於東海故嘗亦怒之此可謂報德
以私興師不義者矣身為盟主規創大業而舉動如此惜哉
江州刺史華軼自以受朝廷命不從琅琊王所督人多諫之
軼曰吾欲見詔書耳及嘗承荀藩檄承制署置官司改易長
吏軼與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嘗遣兵討之軼敗斬之憲
奔幽州

是時懷帝失邦嘗未受命分符守土義當存君華軼欲見
詔書其事固賢於得荀藩檄而承制署置者且彼不受教

令無乃吾德信有所不孚蓋亦當其所闕益修政刑俟天
命有歸申以文告序成而猶不至舉兵未晚也遽爾匆匆
專事威力曾未替月喪三良臣琅琊之量不宏而其失於
是為多矣

石勒初與其母相失劉琨得之送於軼因遺勒書曰將軍周
流天下而無容身之地自劉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
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故也少授君侍中車騎大將軍其
受之勒報曰事功殊大當當所知君當違節本朝吾自夷
難為劫遺琨名馬珍寶禮其使謝而絕之

勒可謂矣夫不義之人皆人以母歸之豈不猶天恩之
不得見而後見其恩當與母等拜琨可也臣琨可也土地
玉帛人以惟琨所欲而予之可也雖舉國以聽琨之所為

可也為世而屈無所不可維大舜竊首而逃遵海濱而處
視棄天下如弊屣然一夫過矣勒乃受母而絕理不以
母為民勒豈禽獸哉詩獸知母而不知父夷狄者禽獸
之與鄰勒不以劉琨為母為真是禽獸之不若也或曰漢
高才美之言奈何曰煦煦之徒固有非之以為不仁者矣
斯人也無亦類羯奴所謂腐儒與是未可輕議也
石虎在二殘忍無度勒白母曰此兒凶暴不若除之母曰
快牛為犢多能破車汝少忍之

石勒欲殺季龍不有似也太宗殺李君美乎曰不然君美
以姓名疑似而死太宗殺季龍罪濫刑也季龍在軍或忍其
罪多矣勒若有苟道非見按法行辟非為虐也之使長
惡不悛至今石氏無遺種謀及婦人宜其然矣

陳頌遺事書曰
魏驅馳互相貢薦加
隊喪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顯朱邑然後大業可舉導
不能從

茂弘建立江左百年之業功無與讓其可恨者創業之初
宜革前弊而不能用陳頌之言及他日能遠之三諫此為
大失是後亦無復為頌進數言劄切之言者矣導固江左
人物之傑推其源流殆亦自清談中拔迹雖不習老莊亦
不深非之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
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風俗之性習
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公羊子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
於春秋使王茂弘知此理推西晉之所以亡者一切更張

如撫不調之琴而易其絃也則不期於正而自正矣惟憚於更張故昔者衰亂之臣衰亂之政衰亂之俗與今日所用所行參錯膠固或得或失無大相過苟且持循姑幸無事而功烈卑矣夫憚於更張者何哉人主無立志宰相無識略為舊習所牽為失人情之言所惑也或曰琅琊得國日淺基業未固理當寬弘而後能濟導未為失也曰審如是則孔明之不能治蜀也久矣何以得甘棠之思耶漢相劉殷不犯顏忤旨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每會議無所是非衆出獨留條理漢主聰未嘗不從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過所以為優耳

殷識事務密可也不密則君臣皆失矣諫必貴幾則不可

也君臣以義合異乎子之事父母矣子事父母恐傷其懷故以微言見吾之志父母不從又敬不違此諫父母之道也人臣之義當正色直辭以盡匡救雖不可於衆中肆然訾訕亦豈可含糊必求昇殿而後諫耶况事有緩急過有大小言亦隨之設若人主坐朝公卿並侍下一大號令殺一賢君子其行其止係傾聞而曰幾諫幾諫微略奏陳又安能回盛怒而遏大失耶且以幾諫見志而人主不從亦當敬而不違耶舜命其臣曰子違汝弼汝無向從退有後言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耳幾諫不能犯頑者而欺人尚重戒焉此則人臣諫事之正法也若殷之志不得已以事昏暴惡聞其過者則宜暫一過聽明好諫之君而用是道不亦輕其君子也曰殷為二女四孫為貴人

不避宗姓烏得賢曰大宰延年大傅景嘗其劉之問謂
毅自以為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慮此審
矣聰之命不得違故納之然匈奴主姓劉即此毅之志也
石勒欲襲王浚未知虛實用張賓計遣使多珍寶奉表
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相保聚以性命以中原無主
為帝王者非公復誰伏願天順人早登皇極勒之奉戴如
天地父母也浚悅遣使者至勒匿其精兵庫府以示之北面
拜使者而受書浚遣勒應重賜陽下散其懸之於壁朝夕拜
之曰見所賜如見公也浚大喜不復設備

勒雖羯奴亦一時雄傑也嘗曰大丈夫行事礪礪落落如
日月豈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
下斯言豈不壯哉使操豈有知善愧于地下多矣勒用其

所向無敵何憚於浚而為折節卑辭之事以驕之至此
天地稱為父母北面浚使拜其摩尾雖浚驕暴即墮計中
然行事礪礪落落如日月者又安在乎

愍帝 晉紀

漢大司馬曜圍長安外無救援城中饑甚死者大半帝泣曰
今窮厄如此當忍耻以活七民乃乘羊車肉袒銜璧與觀詣
軍門降

于寶論晉之興亡其略曰宣帝雄材碩量知人善采拔世
祖仁儉寬和民樂其生武皇既崩變難繼起戎羯稱制二
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
多也愚以謂自古有天下者非有大德以庇生民則有大
功以平禍亂植根深則枝葉茂施濟厚則享報長理不可

誣也秦之窺周意在并吞厲將東虜純尚智力未及平定而社稷為呂姓所有呂又甚焉其亡立至宜矣西漢東京之起雖異乎三王然有大功於天下去其賊害而興其便利深仁厚澤固結于民是以延祚皆二百年若魏晉初心豈為拯民塗炭而涵養之哉乘人衰微規掩奪之以濟其所大欲而已間有善政仁術其所取數於智力刑法之中亦十有一焉爾矣司馬懿陰賊狡險師昭前人是似廢二君弒一君此三君者非以暴虐失道聞于四海有及汝皆亡之怨也以是得國基既不堅武帝承平又無遠略荒耽聲色崇信姦回風俗尚虛無士夫賤名檢廉耻道喪賄賂公行以此欲保邦而長世是猶縱酒多欲無穀米藥石之奉以祈長年也豈不遠哉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其事

好還佳兵者善用之言也司馬懿為魏上將三伐四實圖曹以目封殖一念之力倚伏在焉師昭肆凶遂為逆逮天之定靡人不勝惠帝之昏愚無似政非己出自皇太子四廢五復亦足以報仲達之專制曹氏乎懷帝天資清劭過慝不彰而為劉漢所禽俾著青衣侍宴并酒亦足以報邵陵奪璽之憤乎愍帝僅得虛名服虜不給拜被圍困輿櫬出降蒲伏漢庭洗爵執蓋亦足以報高帝公墮車之痛乎彼其勞心思逞狙詐怙恃甲兵控動幾舍無不如志曾不數十年骨肉相殘剪命胡虜如反覆手其好事還詎不信夫而世之亂且賊于妾心逆節曾不是懲方且笑王季文王積德累仁非善不取之為迂闊也則亦未如之何矣

丞相着聞長安不守出師塞法躬擐甲冒鋒鏑四方刻日北
征以漕運秣期斬督運令史漢于伯刑者以勞拔柱血逆流
上咸以為冤王導上疏引各請解職不許

孟子曰五伯假仁者也反躬而誠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
以假者斯可矣夫假而不歸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善假
者亦可矣瑯邪才具不優志器非遠感漢吳海與已揚州
之惠固自以建鄴為郡之京邑也然帝詔使進軍眷以
方定江東為辭祖述說以恢復眷去無北伐之志此其情
實也及聞長安不守出師塞法躬擐甲冒鋒鏑四方刻日
北征審有此心者當為之有素選擇將帥訓練軍旅儲峙
糗糧其規模措畫無非北向之計一日奮發尚恐大事之
緒未易就也今既君卒而舉本末不應發於行事其心孔

彭乃歸罪督運之稽斬戮無罪乃拭柱上其血逆流拂理
違天亦云酷矣今去之千歲讀其史味其事猶使人拂鬱
而重歎則當時為如何此所謂於假仁而行猶未能者也
王導為眷謀臣使濫刑至此雖上疏引各解職曷若諫止
於未然之為善乎

元帝

晉紀

琅邪王春即晉王位

魏明帝青龍二年張掖柳谷口水涌寶石負圖有石馬七
及犧牛之象謹按自司馬懿啓封於晉傳至獻帝適及七
代此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繫馬後之譌考之前史載
元帝之父為小吏牛其姓與夏侯氏通而生元帝不可誣
也然則元帝姓亦殆類曹操皆迷其本姓姑以所承為正

耳然曹操崛起既不自知則同父姓曹可也元帝姓牛而
冒續晉宗雖曰帝曹司榮而偽姓之辱亦大矣然則東晉
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
憑依舊業安能係屬人心會而創初難易絕矣此亦乘勢
就事不得已而為之者也然人之所以為人者有族類而
已族類一紊則理義之源已失他尚矣論哉晉無狀舜
禹安得而耻之元帝中興晉室垂祚百年談者羨之然冒
姓司馬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為實也或曰五馬渡江
一馬化龍史何為記此曰此固冒姓之識也

愍帝凶問至百官上晉王尊號王再辭之請者不已周嵩曰
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宜先雪大耻則神器安適哉由是忤
旨出為新安守

王之再辭而不許誠乎不誠乎不誠則安用辭誠則周嵩
罪文載嵩以直言忤旨然則王之旨固欲速也姑以揖
讓之文以美觀聽而已一周嵩尚情實露此與前者擢
甲出次而殺淳于伯同一志解於假仁亦不能者也使元
帝苟能假仁用嵩之策遲以歲月義問宣昭王晉祀者舍
琅邪而誰乎或曰孝文自代來東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
亦偽耶曰文帝厚德禮度可觀豈晉元之比哉

王道勅八部從事行楊州郡國還各言官長得失顧和曰明
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事稱善
江東草創正須慎擇牧守令長以撫循百姓為國是本若
一郡一縣或非其人則憂吾者衆矣然則守令得失正宰
相所當知也不以察察為政以此候赤子可耳為民上者

嘉暴貪汙容而不治顧曰... 可聽者謂誣罔者也若按... 何惡於風聞且宰相於天下... 之言若臧而否愚所不取也

劉琨世子羣在段匹碑所匹... 因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 約琨為內應書為匹碑邏騎... 碑殺之

劉越石志欲効忠而識量... 焉嘗于北琨輯旨陽據太... 嘗吳及二帝囚虜三川立... 以諫破七復振之眾

臣石勒則不受命將何為... 士渡河而南受命建康如... 力同規縱不能盡復舊疆... 不圖崎嶇胡羯之間與猗... 所害此其量淺而識不長也... 志節粗立餘無稱焉孟子... 其所為主信哉

劉聰卒太子粲即位事決於... 誅殺大臣遂執粲殺之劉氏... 陵斬聰屍焚其宗廟

天之生人有華夷之分乎... 戎狄而貴中國無乃與天... 戎乎曰使夷狄而為中國之事

是亦中國矣惟其不仁不義會得而嗜殺非人理也故駭而外之惡其以所行者亂中國而淪胥也曰天之生人無華夷之分則夷狄何為不仁不義會得而嗜殺與人理異乎曰均五行之氣也而有聖哲有昏愚非天私於聖哲而靳於昏愚也均覆載之內也而有中國有夷狄非天美於中國而惡於夷狄也所鍾有粹駁偏正之不齊則其分自爾殊矣五胡之魁其才皆有過人者而不能輔之以學矯揉而成就之故其所為雖有季中於善而暴戾之氣稟於所賦者終亦自勝不可掩也劉聰弑主而立規有大聖之運其兵力蹂血神州禽二帝而殺之腥膻滯汗薰染河華斬戮忠諫矯誣上天專以無道而行曾未十年乃為昏駭之位變易耳目而不知也至於殺其子屠其族戮其尸而

分廟天之報之亦稱其德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謂此類也聖人所為言華夷之辨不使入居中土禁其猾夏之漸豈非為後世深思而遠計哉

王敦患杜曾難制謂周訪曰若禽曾當相論為荊州訪討曾殺之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將佐士民怨怒帝徵廙還朝以訪為荊州刺史敦忌訪威名意難之郭舒說敦曰荊州用武之國公宜自領訪為梁州足矣敦從其言

周訪以禽賊有大功而得荊州王廙以多殺失人心而被徵入此朝廷賞罰之公道也王敦安得而逼之敦于時逆節未彰而有此違異王導宜譬解於內若不從者帝乃以詔曉諭之謂卿匡輔初基陟降之間宜慰公論訪功當報卿嘗許以荊州詔板既行詎可反汗褒功黜否殆道所由

故朕欲卿共成斯美有如部曲違卿教令卿亦安得默默
自墮軍政乎如此彭亦何辭必拒朝命也昔袁術失信於
孫策彭不之監又為郭舒諂言所惑自有諾責其失士而
不成功也宜哉

趙將解虎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彭等相結事覺虜軍伏
誅囚徐彭等五十餘人趙主曜將殺之游子遠諫曰聖王用
刑惟誅元惡不宜多殺曜怒囚之盡殺徐彭等於是巴衆盡
反推巴酋句渠知為主應者三十萬關中大亂子遠從獄中
上表諫曜毀其表欲殺之左右營救得免曜欲自討渠知子
遠復諫曰彼非有大志直逃死耳莫如大赦與之更始彼得
生路何為不降曜悅即日大赦反者悉降

天地無人才猶何山之無木石也有天下者廣求賢之路

而羅而器使之有寸長片善者皆為吾用斯所以舉
而易之之道也惟不能然則為他人所得而天下裂矣裂
之大小視人才衆寡夫惟有道者能龍潛而不耀玉韞而
不沽也下乎此者或以德或以才或以智謀或以學問或
以勇力或以言語各異乘時而自見雖夷狄無道之主如
劉曜石虎之朝亦有爭臣忠士為之效死以直諫抱負策
略者為之排難而解紛若人合當時諸國人材舉為晉用豈
特為晉而已哉故人材非易得也忽弃之則撫四海之大
而有乏使之歎亦非難得也求致之則居葭爾之國而足
以立一時之基顧人主如何爾

加祖述鎮西將軍

劉越石祖士稚平素交朋意氣不羣齊名當代

比也琨託足望塵逃無所附麗琨北圖并土逃避地淮泗
琨結好猗廬段匹礪逃開說元帝開拓中原琨驕豪喜聲
伎殺諫者逃與將士同甘苦克已務施琨短於撫御降人
輒復去逃結下有恩來附者日多琨守一州境土日蹙逃
屯雍丘遂盡有河南之地琨為石勒所殺逃恩信曹于河
北威聲龍享後趙琨不及逃遠以其矣使元帝有克復舊
物之志仗鉞徂征百六椽中豈無二三豪俊如逃比者
之左提右挈並驅爭先石勒雖善用兵豈得高枕而卧也
元帝既不能然於逃有功之時賞秩未充反使其士以虛
名重位往統臨之致逃快快勲業未終世未嘗無才人主
負之者亦多矣可勝歎哉前史譏逃聞難起舞幸天步之
多艱是何言歟

王敦搆兵驕恣帝惡之引劉隗以協為腹心稍抑王氏導亦
漸見疎外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稱其善處興廢而動
益懷不平

元帝欲稍抑王氏之權者正心以正朝廷動無失德舉無
過事所以自正也自無不正人欲叛之心十去四五矣精
擇賢材布在有位所以正朝廷也朝廷既正人欲叛之心
十去七八矣正使姦凶不思恃強而反而衆正在我不正
在彼其勝負之幾已判於一堂之上矣帝乃引劉隗二人
為腹心昇欲却野完而投之以肉也茂弘當噬嗑之任欲
去其間其惟起敬起忠信以發志乃可感動帝心雖曰推
分澹如然處中初舉導無深垢之意得非亦有介然不平
存於中乎噫嗚呼人跋扈前却之時已獨安之猶平白然此

赤為凡人所為... 聖而格成王之... 者也... 獨不
知此戒哉

王敦上疏辭... 帝以未為湘... 隗為帝謀出心... 以... 帝... 湘...

王敦近處... 欲為... 在早晚間... 帝方委承... 湘
州為外援... 所謂恃遠水以救近火... 非兵家之要... 將將之略

也... 是時王室危迫... 不聞... 有所建明... 至使帝憂... 憲征
營自謀安計... 春秋之義... 責備賢者... 導無所... 述其罪矣

四年三月... 日中有黑子... 郭璞以為陰陽錯... 繁刑所致... 請因
皇孫生下... 赦令帝從之... 大赦改元

日者... 衆陽之宗... 而黑氣隱... 魄其中... 陰... 陽... 臣... 掩君... 其隗
協為帝腹心... 王敦稱兵... 內... 紅之象... 歟而郭璞乃以繁刑所

... 夫江東之治... 正... 惟... 寬... 弛... 未... 聞... 放... 紛... 之... 害...
... 言... 元... 而... 赦... 左... 方... 伯... 犯... 順... 抗... 旌... 指... 闕... 殺... 戮... 公... 卿... 以

... 幾... 有... 廢... 就... 之... 福... 赦... 何... 補... 於... 事... 哉... 故... 占... 候... 家... 混... 而... 不

... 不... 宜... 進... 以... 正... 理... 揆... 事... 而... 以... 大... 義... 裁... 之... 斯... 則... 事... 也... 已

... 征... 而... 平... 軍... 督... 諸... 軍... 事... 州... 刺... 史... 祖... 述... 以... 其... 士

... 已... 前... 乃... 荆... 州... 牧... 河... 南... 地... 淵... 難... 容... 一... 旦... 來... 之... 意

... 將... 有... 內... 難... 知... 大... 功... 不... 遂... 威... 遠... 而... 事

... 志... 義... 有... 智... 略... 以... 行... 之... 其... 惟... 智... 臣... 自... 古... 難... 得... 之
... 也... 管... 仲... 未... 聞... 道... 也... 易... 曰... 知... 進... 而... 不... 知... 退... 知... 存... 而... 不... 知... 亡
... 知... 得... 而... 不... 知... 喪... 其... 惟... 聖... 人... 知... 之... 而... 不... 失... 其... 中... 子... 已... 矣... 荆... 州... 牧
... 以... 河... 南... 地... 言... 既... 售... 力... 亦... 勤... 而... 績... 著... 矣... 事... 同

心懷力以圖終功可也。不可與共事而期延。無用我之意。歸結印符角巾東路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往而不自適。哉。近王斯之。所以。漢末。魏。以。為。虛。主。雜。知。內。難。將。作。尤。當。訓。明。軍。旅。事。業。使。人。憚。息。而。不。敢。動。如。其。交。舉。不。忘。投。驅。直。不。復。道。二。而。已。優。以。全。身。為。賢。則。由。前。所。陳。僅。以。許。國。為。重。國。由。後。所。論。以。義。皆。得。若。夫。功。之。成。否。則。夫。也。又。何。必。快。快。於。病。而。莫。查。其。難。謂。之。不。聞。大。道。不。亦。宜。乎。

石勒以民始復業。資歸來。豐重。制禁。釀行之數年。無復釀者。用兵者。以食為尤急。故禁酒。為其康穀米也。僅以石勒為不足道。則曹操征伐。取天下。亦重禁酒。而後世當尚武之時。取利於酒。奪民活。而推諸官比。承平時。責利加倍。而當

屯所在。又許之。置場自釀。多。謂足。以充軍。其。力。豈。古。今。世。變。之。異。歟。抑。曹。操。石。勒。智。有。所。不。及。愚。未。其。說。也。

王敦及導帥宗族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申救甚。至及出導。猶在門。顛顧左右曰。殺諸賊。奴取金印繫肘。後復密上表。明導無罪。導甚恨之。及敦至。謂導曰。周顛戴淵當登三司。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耶。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答。敦遂殺之。後導料檢中書。見顛救己之表。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言之不可不慎也。曰。省表。事往時。平時會當有變。此崔琰之所以死也。曰。願陛下勿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此

劉洎之所以死也皆以疑似之言可以兩曉故也周伯仁所謂賊奴者指王敦錢鳳沈充之徒耳既不諾茂弘所請而揚殺賊奴取金印之言茂弘意其謂已所以不能忘懷者也當茂弘懇懇之時顧若對曰此蓋非愚所敢任上體貌大臣忠邪自當有別如此既無市恩之嫌又無失言之禍兩得之矣伯仁既失之於口茂弘又失之於心王敦問所以處周戴者至于再三導竟不荅志在於殺也清遠之量於是乎隘而君子不由矣

敦還武昌謝琨言宜入見天子敦怒竟不朝而去

王敦之視元帝意甚輕之何也亦猶項羽謂懷王吾家所立耳加以西晉諸侯動輒興兵敦日擊習熟以為常事也使敦回悖逆之心立忠義之節以其資力有事于中原

與劉琨祖逖李矩郝鑿之徒犄角進取必可以克復舊物迎帝北歸巍巍之功孰得與並不此之慮乃甘為叛臣其亦不善擇術矣且有君而侮慢劫脅之吾獨無臣子將佐部曲乎以我事君訓彼事我不亦殆哉蠟席裹屍無復哀戚宜王應之為此也

明帝

書紀

專所生母苟氏為建安君

尊崇妾母自晉傳以來失禮之大經矣漢文入繼遂尊薄氏與太后比白是帝王有妾母者按例推崇以為常典能矯制私情折合正義者十無一人晉明帝於苟氏呼為建安君終其身使出帝意可不謂生而知之乎使問於大臣可不謂學而知之乎其或建安君之所欲而帝能奉承之

也苟氏可不謂處身以禮帝可不謂事親以道者乎

揚難敵送任子請降于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
難敵於成都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陰不服稚悔失計請於成
主雄請討之雄遣稚兄珍與稚出白水李壽及珍弟珩出陰
平以擊難敵稚珍敗死珍有才望雄方欲以為嗣聞其死不
食數日

李稚宗臣也將兵保境撫納新附乃邊塞安危禍福之所
係顧愛賄賂為敵所給既喪其身至於覆軍殺將及君之
令子不知此四者與賂孰重賂之真能敗人國家也耶非
賂能然人不能窒慾戒貪以取之也故士必躬廉賤貨然
後理義不蔽而身可立功可成矣

初帝親任中書令温嶠敦惡之請為左司馬嶠乃謬致勤敬

錢鳳會丹陽尹闕敦問誰可者嶠曰無如鳳鳳

辭之敦遂表嶠嶠恐既去為鳳所問因敦餞別嶠起行

温鳳鳳未及飲嶠佯醉以手板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
人温太真親酌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嶠既去鳳謂敦
曰嶠未可信也敦曰太真醉中小失何遽相讓嶠至建屋盡
以敦謀告帝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當生致之自
拔其舌

太真擊鳳憤墜高歡戲於拔允齒折其態相類其情同
乎曰不同高歡欲奪爾兵兆兵以自雄強温嶠欲圖逆臣
以靖王室太真手板之舉為可嘉而高公拳口之事不足
取也或曰温嶠既知王敦欲反歸與朝廷謀而備之可以
何必為此曲折亦異乎郗鑒蔡滿之對直辭不撓者矣口

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要其歸宿不出乎正斯善也明白
是非謂之智裁處事情謂之術太真擊錢鳳君子之術也
高歡歐賀拔允小人之術也

王粲病死帝令沈植說沈充許以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
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中道
改易人誰容我遂舉兵趣建康

沈充失身於粲無自新之路矣幸帝招之可以翻然改圖
或襲擊粲軍立功以自贖或脫身歸朝請死於司寇是謂
遷善遠罪過而能改帝方欲平禍亂必不食言何其至歟

而不復甘為逆亂之黨自謂中道改易人誰容我
知其惡積罪大乃無所容於天地間也其在命之
司其瞻之重豈吾所仕使粲一旦將志

命元凶元不利此何為從反以逆順相方豈如為
之榮乎

沈充與敗王含欲奔荆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平素與之
云何王欲歸之應曰彼嘗入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
及今困窮必有恻惻之心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會
不從奔荆州王舒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欲來密具
舟行之不至深以為恨

王彬兩責處仲言切正而情至篤白刃在前不為之變可
以為難矣及王應父子敗亡乃具舟以待欲何為耶將
之耶將得而歸諸京師耶以愚度之彬無匿之之心亦欲
求之耳王應料彬惻已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王
舒所見猶能不納叛臣孰謂明決如彬而反為之耶苟為

不然非惟爲義不終亦不知彬所以處應之道竟如何也
贈譙王承戴淵周顛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寃下臺曰札守
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曰方勢惡逆未彰臣亦不悟
非獨札也札既以身許國奪取曷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都
臺曰死節延寇事異賞均何以沮勸導曰雖所見不同皆人
臣之節也竟從導議

王導抑卞壹之議賞周札之忠是何言歟王勢再舉導與
王含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
然則勢初據石頭之時茂弘不以爲非實有茶帶于中史
氏美其善處廢興任其推分大不然矣今又於札眷眷如
此且以人臣之節許札謂與周戴同心都鑒正言終不省
納益驗則志是非皎皎終古不渝不知茂弘何必而爲此

耶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七

國



